

一打工妹由小三儿转正局长夫人……
儿子被绑架，绑架者是又一小三儿

郑洁
著

与谁共舞

YUSHUIGONGWU

一个弱女子的
生命之途
该通向哪里？

感情事业挫折，冰火相煎；
千里寻夫殒子，深宅寒潭；
对色狼上司，胆识具佳。
理想与追梦，挣扎与沉浮；
城市夹缝里的尖叫；
灰魂深处的呐喊；
拥着坚贞和纯洁，
固守对崇高信仰的追逐，
她将**与谁共舞**？

中国
社会出版社

（京）新出图字01号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郑洁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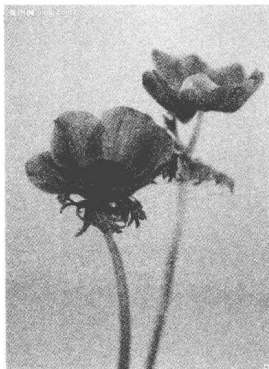
与谁共舞

YUSHUIGONGWU

中国出版社

目录

CONTENTS



- 第一章 绑架犯是位少女 \ 1
- 第二章 谁不想偕老白头 \ 12
- 第三章 谁是风儿谁是沙 \ 21
- 第四章 让我们用冷战取暖 \ 31
- 第五章 容不得你整日幽怨 \ 40
- 第六章 沧桑到妖 \ 48
- 第七章 有些雷人却很真实 \ 56
- 第八章 在网上争风吃醋 \ 65
- 第九章 他又一次夜不归宿 \ 74
- 第十章 生命纠缠在 QQ 之间 \ 85
- 第十一章 心灵的港湾在哪里 \ 93
- 第十二章 只要我不跪着 \ 102
- 第十三章 她觉得比窦娥还冤 \ 113
- 第十四章 爱情曾经来过 \ 123
- 第十五章 名花有主我来动土 \ 132
- 第十六章 向局的后宫 \ 142
- 第十七章 生命之路通往何方 \ 151
- 第十八章 乱,是佳人 \ 160

- 第十九章 姐不是巴黎欧莱雅 \ 169
- 第二十章 注定是一难挨夜 \ 178
- 第二十一章 匍匐着也要走完 \ 187
- 第二十二章 黑的阴谋 \ 196
- 第二十三章 男人有几颗爱心 \ 205
- 第二十四章 你还有脸哭 \ 213
- 第二十五章 辩护被击溃 \ 221
- 第二十六章 他能爱上任何人 \ 228
- 第二十七章 不怕万人阻挡 \ 237
- 第二十八章 充满遗憾的篇章 \ 247
- 第二十九章 你就那么阳春白雪 \ 255
- 第三十章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\ 264
- 第三十一章 爱情死不了人 \ 272
- 第三十二章 死亡的高贵 \ 281
- 第三十三章 他要了她的命 \ 289
- 第三十四章 回不了头的路 \ 298
- 第三十五章 拒绝为你绽放 \ 306
- 第三十六章 还有没有天理 \ 316
- 第三十七章 我就是我的归宿 \ 326



第一章 绑架犯是位少女

天涯西望，夕阳阑珊处一点鸽影，万缕霞光，层林尽染。孤鹭与彩云并驾齐驱，掠过山麓、丛林、城市的楼层，掠过江华市中心宝丽花园一扇扇敞亮的玻璃落地窗。

三楼的一扇落地窗后紫色帷幔猛地拉开。霞光越窗而入，映出一个男人通红的瞳孔。余枫在霞光里缓缓转过身子，幽深的眼波如一望无际的海，往陷在沙发里的年轻妻子那张风情四溢、雪净凝脂的脸上淡淡一扫，是没有焦距的那种眼神。他面色憔悴，如衰草熬着风肆雪狂，话声却是惯常的平静：“我琢磨你这心理素质越来越好了，领袖似的，泰山崩于面前都不变色！”

关美琳正在大口大口地啃着苹果，面前的茶几上已堆了两个苹果核。她想可能是从小在农村很少能吃到苹果的原因，越是生气、紧张或情绪不好的时候她就越能吃，就像仇恨越大的战士越能杀敌。连三岁的儿子不知怎么竟然都会说“妈妈的恩物苹果”。儿子的笑靥在眼前如花绽放，她如北极般明眸凝寒朱唇失色脊骨疹然发冷，颓然丢掉只剩少半的苹果。一看壁钟双肩中鏢般猛地一抖：“快走！”将手机往黑色坤包里放时却又抖落到地上甩掉了后盖和电池，急忙捡起边组合边往门口走。此时，余枫从墙角拿起一个呈大方砖形折叠着的鱼皮袋，如同农夫手拿机枪那样不合时宜，面色阴沉如雨季森林。

他们走出楼洞时，警觉的目光四下一扫，脚下生风直奔车库。

车慢慢滑过停车场、电子大门，在绿色通道尽头拐弯，徐徐汇入街道上的如织车流。他们身后这个高档住宅区的楼顶被血红的霞光罩着，如同伤者



头上涂满淤血的绷带。

黑色的帕萨特利箭般在闹市的车流里风驰电掣。这是一个新兴的地级市，依山傍水。虽无峨眉雄伟西湖秀丽，却也四时常绿，鸟语花香，妩媚撩人。

手机设的是震动，来电显示闪了很长时间，凝神开车的余枫仔细看了号码，接听：“喂，向哥。”音量控制得恰到好处。

土地局局长向甲连声音圆润：“余局，我们在江华宾馆‘龙凤阁’等你增辉啊！”

余枫皱了皱眉：“抱歉向哥，今晚实在不行！”

向甲连有些惊诧的声音随着电波传来：“那不成，昨天说好的嘛！”

余枫深邃的眼波里激荡出无奈，竭力使语声平静、委婉：“向哥，告诉大家，改天我回请谢罪，就这样吧！”挂机，双手扶紧方向盘，目视前方目光异常冰冷。

车在公路上疾驶，路边酡绿成阴的大树壁垒般向后倒去。游云在舒卷中缓缓覆盖了渐暗的天空。几抹紫琉璃般的霞光，在西边韶华正当的老柳梢头，妖娆成一片丰艳的狐媚。

坐在副驾上的关美琳瞥一眼老公，他的额头青筋隐隐，微厚的嘴唇紧紧抿着，神情凝重，如同暴风雨前海面的宁静。关美琳眼神惊恐不定，眸子里掠过霞影，如同充斥着血雨腥风，而后又悲思泉涌地跟自己较劲：她和中国大多数公民一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，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负重前进。让她郁闷的是别人都硕果累累，而看似风光八面的她收获了什么？她很明白，自己所追寻的幸福不过是一种感觉：一种满足感，一种快慰，一种身心的愉悦，一种心灵的释放而已。而幸福在哪里？幸福就像挂在柳梢的霞光，看得清楚却揪不着。

昨夜长风不知来自哪里，一个男子阴沉的声音来自电话里：“……你一个局长家，三十万不多吧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！要不老实，你儿子的小命玩完了不算什么，这世界六十年后就多了一个无用的糟老头子……嘿嘿！”那人缓口气，语似调侃：“当生活心怀歹毒地将一切搞成了黑色幽默，我就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流氓！”那声音几乎超越轰炸机的威力，把他们平静的世界炸得分崩离析。关美琳心里的荒凉如置身深不见底的冰窟，茫茫四顾，抓不住一棵救命的草。



车呼啸着疾驰，车外是黑的风、黑的夜、黑的原野，她只看到前方阴霾后方深渊。路过魅水湖风景区时，关美琳看到湖面薄烟渺渺，莲花临水而立，一只孤独的海鸥在隔岸灯火阑珊处低飞。

魅水湖坐落在江华市边缘，因水美而得名。湖面水波不兴，宁静祥和，像一块光滑平整、晶莹剔透的蓝宝石，在夜晚的灯火里美得让人心醉。无心赏景，关美琳的手攥得紧紧的，心如同被铁器紧紧箍着，挤压得不堪忍受，暗沉到极点。

出了市区，天空变得稍许晴朗，一些小村庄在暮色里淡泊宁静着，青树繁茂绿林环绕。车继续飞进一程，在一小山丘后的低洼处停了车。傍晚的山野，空灵清幽。关美琳看看手机，离约定时间还有四十分钟，随着老公下车。她穿着白底蓝花韩版真丝裙，一动一静间摇曳生姿，倩腰袅娜如风摆杨柳。余枫警觉环视，这里被四面低矮的山丘包围着，如同一道天然屏障，左边幽林右边一泓清溪沿石壁缓缓流下。远处壁立千仞，危崖百丈，脚下草木葳蕤，一丛丛遮蔽视线的灌木和青蒿足有半人来高。关美琳先看到停在青蒿丛中的黑色轿车，又看到好友李梦洁从车里探出头来时，她眸光冷凝，猛地一拳打在余枫背上：“谁让你通知警方的？人家不是说过不让报警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这是要害死童童！”

余枫对着关美琳，语调平静如谈论电视剧情节：“罪犯为什么选这么偏僻的地方？那是心怀鬼胎。”

关美琳眉毛一耸，看他那慢吞吞地不跟她合拍的样子恨不得一口咬死他，又恨自己没那天赋，狠狠的一个太极推手：“你，童童出事了你赔！”

余枫看着关美琳的目光变成钉子般的尖锐：“说什么呢？”向空长出一口气。

关美琳也斜着他：“听不懂吗？去新马泰转了一圈，连国语都陌生了？”

余枫眼角的余光向她一瞧：“你烦不烦？”

关美琳粉颜凝寒：“为什么你整天在外‘应酬’？敢情是早就嫌我了！”冷笑一声：“男人，我清楚……”

余枫扭头探究，颇具深意：“近来恐怖片看多了吧？连笑声都感染了。”

关美琳眉毛一拧：“我狰狞、我恐怖了，怎么着？你烦怎么不去找更温柔可人的？”

余枫深邃的眼波里流淌着厌烦：“这类无聊话你说够没有？不会来点儿



新的？”

关美琳脖子一扭，露出细微颈纹：“为什么男人都想新的？就不怕人笑掉大牙！我可告诉你：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有不能上吊的梁！”

余枫微微一笑尽显洒脱：“不要以偏概全啊！我还就不怕人笑了，你敢说那些道德模范也是？”

关美琳反唇相讥：“为什么人们都喜欢鱼目混珠？高尚人和卑鄙人有质的区别！”

余枫轻轻点头：“我终于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死了，因为雅典人被他永无止境的‘为什么’唠叨烦了，最终集体投票把他‘和谐’了！”说完以几近憎恶的眼光熟视着关美琳的悦人秀色：“对你的唠叨，我早免疫了。砖头瓦块，你尽管砸！”

关美琳仰着下巴眯着眼：“到底谁砸谁了？告诉你，我不是你的下属！甬在这儿来横的！”

余枫目光不屑：“超级泼妇，不可理喻！”

关美琳闻言就要厮打，余枫一个优雅的领导式挥臂使她撞到一棵树上，蹭破肘上皮肤，泪涌了出来。

李梦洁从一地青蒿中走来，看不清表情，只听她语气急促：“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俩还在这儿较劲儿。余局，你快去接头地点！我这里布控。”她指着前面山丘转面关美琳：“你和我们一起去这边山丘，他们的一切尽在掌控。放心吧，一定会救回童童！”

关美琳的心揪痛着，对着闺蜜牢骚：“我就不相信！这年头，警察横行霸道，胡作非为，越来越像地痞；地痞各霸一方，敢作敢当，越来越像警察……”

李梦洁看看手机，离约定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，啪地一掌拍在关美琳肩上，用和她唱歌一般好听的腔调低声调侃：“流言有根有据，越来越像新闻；新闻捕风捉影，越来越像流言。教授摇唇鼓舌，四处赚钱，越来越像商人；商人现身讲坛，著书立说，越来越像教授。医生见死不救，草菅人命，越来越像杀手。杀手出手麻利，不留后患，越来越像医生。明星卖弄风骚，给钱就上，越来越像小姐；小姐楚楚动人，明码标价，越来越像明星。学人流的要做物流，学兽医的要做美容……”

关美琳挥掌朝她砍去：“谁有心跟你贫！”



夜色笼罩四野，黑黢黢的像个深不见底的陷阱。风吹动青蒿簌簌作响，如同敌人八面来袭。

警察们有条不紊地从车里出来，身影很快隐在灌木和青蒿影中。

李梦洁表情严肃地关手机，拿出对讲机：“大家注意，关上手机，将对讲机调到三频道。你们几个跟我走，你们几个，赶快绕到背面山丘！”话音刚落，李梦洁拉着关美琳，率先向前面黑糊糊的山丘走去。一群警察紧跟在她们身后，另一群如风般卷跑向另一个方向。

关美琳被李梦洁拉着，沿着崎岖山路攀登，一路无语，只有风声和下滑的碎石子滚下去的动静。路面上漫着泥土和黄灰，路两边的藤蔓时时伸出手脚绊上一下，谁也顾不上思考择路。待到达山丘顶部时，几个人都走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。

山丘虽然不高，站在顶上也有藐视天下的气势。六月的夜风又猛又大，呼呼地吹动着丛生的灌木和黄沙，吹着他们汗湿的衣服，带着些凉意沁入心底。

关美琳在山丘上放眼望去，下面的公路蜿蜒绵长曲折，余枫的车从九曲十八弯中缓缓驰来，在公路中间停住。

余枫目光幽幽穿越车窗，落在一个路牌上：进入江华市区。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也吹乱了他的心。凝目北望，在那边夜雾中苍茫着的，该是另一个城市——江都市。相邻的城市，相邻城市里的人，最容易阡陌交纵成令人感动的故事。他摇下车窗，望着江都市的方向，眼神有些恍惚和迷离。看看腕表，离约定时间只有十分钟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。戴上墨镜，下了车，提着鱼皮袋子的手止不住颤抖。黑色的墨镜遮住了他的半边脸，黑色的上衣围拢出身躯伟岸的弧度。他戴着墨镜的样子有些像《上海滩》的许文强。他单位就有人这样调侃过。

黑色的风吹动着路边黑色的草木，如同进入八面埋伏。余枫仰头，空中无星无月，黑沉沉的如同一潭绝望的水，只要使人沉溺。

“唉！”他轻叹，心中如处炼狱，冰火相煎。

他抓着一个市的税务工作，虽说只是个常务副局长，但因分管征管工作，也算实缺。一把手局长抱病在省城休养，只有他掌管着全局命脉。在对付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事情，左右逢源、得心应手的同时，余枫常常自叹：这年头，领导好干吗？干部素质方面得做到：业务有水平，袋中有文凭；对



上能摆平，对下能铲平……左手拿酒瓶，右手握药瓶；家里有醋瓶，外面有……有花瓶！税务工作繁杂，接触面也大，有很大一部分是低素质的奸商。他这个副局长站在全市税务工作的风口浪尖，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，怕着怕着贼就真的惦记上了。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，男怕没钱女怕胖！电视剧中的绑架勒索案竟然在自己身上上演！儿子在他们手里，谁敢担保他们不会唱着“我悄悄地来，又悄悄地走，挥一挥匕首，不留一个活口”。他的太阳穴猛地一跳，把烟点燃掐灭，扔掉。

夜色如梦，祈愿、希冀、忐忑，一串串化作默语无声。

一束光芒冲破夜幕而来，到近处成了两个魔鬼眼睛似的出租车灯。

“和谐，和谐啊！”他默叨：构建和谐社会要注意，在自然界不要和天斗，在国际不要和美国斗，在单位不要和领导斗，在家里不要和老婆斗，在路上不要和军车斗，在旷野不要和贼斗。

在旷野不要和贼斗！他拳头攥得手腕发酸，冷汗涔涔。

两边山丘上的所有人均和余枫无异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出租车，当看到一个女子从出租车里下来时，如同一个吝啬鬼看到他的金币变成石头那般震慑。那是一个皮肤很白皙的年轻女子，披肩的长发随风飞扬，粉红底色连衣裙衬得身材袅娜多姿。

李梦洁眯起眼睛，从无边夜色里望去，女子散发出一强大气场，使人陶醉和窒息。

关美琳理着在风中乱飞的长发，端然凝望，片刻痴呆后她眸子之冷寒如一座沉寂已久的冰山终于倾覆，将一切的温暖覆盖殆尽，任滚滚烈焰在胸中澎湃、沸腾。

所有人俱屏息瞩目山下公路。

没有星月，夜幕黑压压席卷而来，使人发憷。

公路上，那妙龄女子倦鸟归巢般朝余枫扑来。

余枫像被施了定身法般呆在原地，嘴唇翕动着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如同一下子被抽尽气血，脸色蜡黄：“你，在跟踪我吗！你快装作认错人了，走开！”末音变成低吼，急忙推开她。

山丘上的人们睁大眼睛看着，表情各异，思想的起伏和纷繁绝对雷同。

风呼呼地吹得关美琳的脑袋嗡嗡作响，晕乎乎的有些摸不着北，茫然如在梦中，思维迟钝、模糊、混乱。关于白头偕老的一些信念开始碎裂、剥



落，如同年陈久远的国画，在风中化为青烟和灰烬。

妙龄女子突然旋风般回转，黑色长发倾泻如瀑，麻利地从车里拉出一三岁左右男孩，正是关美琳和余枫的儿子余桐，小名童童。余桐欢叫着爸爸，小鸟展翅般朝余枫跑来。

余枫大脑的信息储存空间如同飙风横扫的旷野，在一瞬间荒芜如许，记忆成了空白，手中的钱袋啪嚓一声掉在地上。

“爸爸爸爸，你的袋子！”来到余枫面前，童童像一个在老母鸡周围啄食的小鸡那般恬淡、安适，对妙龄女子指着余枫身后的车：“阿姨，那是我的车，比出租车可舒服多了！走。”拉着女子要去坐车。余枫把余桐抱到车上，翻出一个玩具手枪和小汽车给他，随手关上车门。余桐便摆弄起玩具，神态安详，恰似仙童不沾尘俗。

山丘上风声四起，公路上吹过一道浮尘。

明明是个男的在电话里和他们交易，为什么又变成女的？余枫在和她说什么？两人显然认识！他和她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关美琳脑海里如暴雨狂风袭过，一切都被搅得天昏地暗。混沌、混乱、惊恐、恼怒，一切杂乱的画面、她怀疑或痛恨的影像，和着难以启齿的胡思乱想，现在都如同被妖魔牵引着，齐集而至，拥挤碰撞。她的脸色惨白，五官扭曲，上下牙在咯咯打架，整个人如同被掏空了五脏六腑一般虚无。她不知该要做什么，也不知想要说什么，只是张着口，手胡乱地舞了几下。有许多金花在头顶起舞，身子滑入一片漫无边际的黑暗。

李梦洁和另一刑警队员搀着关美琳走下山丘，将她抱到停在草丛中的车上。李梦洁气喘吁吁，汗水湿了鬓发，擦汗，握着关美琳的手腕连连呼唤。

眼前似见璀璨光束，关美琳哎呀一声，缓过气来。李梦洁拿过一瓶水，打开送到她唇边，杂乱无章的思想转化为怜惜：“我去看看，你好好待着。”

关美琳虚弱地喘气：“不……那里……”向外指着，神情那般惶急那般痛楚那般焦灼。她挣扎着要下车，刚一站起，眼前忽又一团漆黑，猛地倒下。

“我明白！你好好在这儿歇着……”李梦洁紧紧握着她手，清眸里流出怜悯。她下车，也不顾荆棘刺肤，山路崎岖，拼命般朝着山丘攀登，一路上思绪潮涌。QQ上得多了，什么企鹅没见过？来到山丘上时，帽子被汗浸湿了。李梦洁取了警帽，任风撩动发丝清晰思绪，脑子里蹦出《小三



赋》：……浮云飘罢，落叶坠风，有女赛貂蝉，应时而生。但见：眉似初春柳叶，常含雨恨云意；脸如三月桃花，暗带风愁月情……玉貌妖娆花解语，芳姿窈窕香雾萦……

公路上浮尘再起，车灯清晰投射出一男一女的身影。妙龄女子弯腰捡起钱袋，递给余枫，秀美的五官涌出委屈的泪水，扑进余枫怀里，声音颤抖而嘶哑，泪盈于眶，满面的凄楚：“枫，我爱你！我不要钱，只要你！”

余枫低吼：“你快走，危险！”他顾不上想她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如果她是主谋，世间事冷酷得如此现实；如果她是胁从，世间事荒唐得如此悖理！

妙龄女子闻言惶然四顾后逃也似的回转，如同孙悟空要摆脱如来的掌控。

余枫环视周际的山头，身子掏空般萎了下去，眼神黯淡如同梦里的星星。

出租车灯灿亮刺目，风吹得灯影颤颤，如水四溢。

关美琳仰面车上，浑身瘫软，虚无感从骨缝传向指尖，脑海里时而一片混乱时而一片荒芜。

昨夜到今天她无食无眠，不知道吃了多少个苹果。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苹果，也是结婚后才实现的童年理想。每当受了他妻女的谩骂和侮辱，她就会拼命地吃苹果。

林间花落坠地无声，俨然繁华落尽后不可抗拒的宿命。

她眼神空洞地看着车顶，眉头挑出阴郁、忧伤，耳边响起他枕席间的口头禅：“我这人，连坐船都头晕，哪敢脚踏两只船？就算我脸都不要，难道就不要命了？”

“不要太肯定你自己的看法，你才少后悔！你硬要把单纯的事看得很严重，那样你会很痛苦。”

“唉！”关美琳轻轻的一声叹息仿佛死水微澜，如同大难来临，心迷乱而恐慌。荒蒿瑟瑟颤动，猫头鹰在草丛中尖叫刺耳。她心灵的原野落雪千里，冰冷彻骨，人间七情，俱已失去。

公路上，那粉红女郎飞一般奔向出租车。出租车打着旋，慢慢转向，被无数辆鸣着响笛的警车拦在前面。许多警察神兵天降般迅速地将出租车团团围住。

余枫的双手枯枝般在空中抖动：“嗯哈，中大奖了！”



梦，遗落在荒丘上；月，斜挂在西天上。

关美琳和李梦洁并排坐在车上，看着粉红女郎蜷缩在座位上，头垂得很低。关美琳如同想看清蒙娜丽莎的微笑般欲看清女子的芳容，但连她的颈项都模糊不清，被浓密而下垂的长发左遮右挡。她内心的钝痛绵长而清晰：余枫竟然养起了小蜜。内鬼招来外贼，绑架了他们的儿子。

岁月是一条河，左岸是无法忘却的记忆，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，中间飞快流淌的是无数的思念和凄楚、伤感。往事在玻璃般明晰的记忆里疯长，让伤痕填补时光滤过的忧伤。

农家小院里。性情刚烈耿直的农民母亲朝关美琳挥来“降龙十八掌”：“你爹死得早，我穷得去卖血也不做有辱门风的事。男子丢人如风摆柳，女子丢人万古千秋！我让你演戏给人看，我让你败坏世风！他可以做你老爸！跟他，你就没有我这个妈！”

关美琳双手护头，杵在那里如同一段等待斧劈刀砍的木桩。

关美琳的妈妈咬着牙，眼角的鸡爪纹如同刀刻，怒气像火山喷发，耳光雨点般落在关美琳的脸上：“我卖血供你上学啊，盼望着你有点儿出息，你这不成器的下贱东西！我今天和你拼了……”关美琳妈妈有着她淳朴的处世哲学，独立的是非荣辱观。二十出头的女儿找了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简直浪费了她一生的委屈，践踏了她小心呵护的自尊，让她这个不以生活艰难为耻者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，无颜到黄泉路上去对她的丈夫交代。她情绪激烈地朝女儿又揍又拱。

关美琳摔倒在地，号啕大哭，昨日时光魔幻般地碎裂成无数伤心颗粒。

八岁那年，她的心上就悲惨地烙上了一条常人少有的伤疤。十八岁那年，那个伤痕又被残酷地撕裂了一次。鲜血和痛楚在心里汇成汪洋，又一层层地结痂。它时时会掀起绝望、羞惭、仇恨的巨浪台风，使她想拥有氢弹的力量！因着那片秘不示人的伤，关美琳觉得她不配拥有真爱，丘比特就算迷了醉了，那箭也不会射向她。得到余枫的爱，可能是丘比特醉得太狠、太迷糊了！和所有纯情少女一样，她可以为爱万死不辞。

暴力的结果有两种：妥协和反抗。她朝着第一次向她施暴的妈妈哭喊：“我们是真心的。你这样棒打鸳鸯真是太狠心了，你是我的亲妈吗？”

关美琳妈妈暴怒之后居然有了决斗前的头狼的冷静，眼神冷寂如风中残叶：“你不是喜欢看《红楼梦》吗？它告诉我：凡是真心相爱的最后都散了，



凡是混搭的最后都团圆了。我就要打散你这真心的！”

“妈啊，你这是要我死啊！”关美琳匍匐在妈妈脚下泣不成声。

关美琳妈妈的泪已尽心已死，嗓音喑哑：“割腕递刀，上吊送绳，跳楼吗？我挥着小手绢送行。就是不让你嫁给人家做二房！”

关美琳泪盈，一丝迷乱一丝怔怔：“妈，你真的眼睁睁看着我死吗？”压迫的极限是两种结果：豁命反抗或听天由命。选择后者不是关美琳的个性。

关美琳妈妈目光坚定、忧郁而决绝：“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死的！我会闭上眼睛！”

余枫破门而入，扑通一声跪在关美琳妈妈的脚下……

一排茁壮的法国梧桐向着后方延伸枝条，警车进入市区，激越的鸣笛声打断思绪，关美琳急忙擦泪，眼神空洞地看着市区的往来人流。夜色斑斓，如歌如酒，伴着人生旅程，匆匆，几多期许几多失落几多希冀。而今母亲已逝，伤感的气息总是飘散在婚后那些风清月明的夜晚，寂寞的滋味常常繁衍在多个云卷云舒的晨昏。

车窗外风声呼呼，花香伴灯光四处洋溢，夜的诡秘色同暗沉、纷乱的情绪沉入心底。关美琳打开手机很久，也没有余枫的电话和信息。凝视夜幕，胸中七荤八素，撞击着一颗冰火相煎的心，片刻难以平复。愁思百转，最终归结于这样的问题：人们不解释的主要原因是根本不在乎对方的想法。无关重要的人，对无关重要的事怎么想，有什么关系？何劳解释？

这是个结婚三天就会发痒的时代，蹉过几年的婚姻河，一切都机械化、模式化了。小时候，哭着哭着，就笑了；长大后，笑着，笑着，就哭了。

孩子牵系着感情未了，但激情就如同演员的表演。那些所谓的爱情不堪一击，都能碎成饺子馅般，一粒一粒的。关美琳发现她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，只有筷子。也曾试着小别，发现距离产生不了美，产生的只有冷漠。

爱情真的让婚姻这坟墓给埋葬尽了？我是他转身就忘的路人甲！

眼泪的流淌，证明了她的悲伤不是一场幻觉。

耳闻粉红女郎发出轻若游丝的一声叹息，李梦洁轻拉关美琳，如水清眸流出疑问和探寻：绑架犯真的是她？他和她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
江华市起初是一个县级市，由于人口和经济收入总量达到地级标准，前两年刚刚升级。这个城市也和所有的城市一样，由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的繁



荣，由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各个行业的飞跃发展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人性的各种痼疾。

关美琳认为世界变得太快了，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乱发言论、放浪形骸的时代。灯红酒绿的都市里，男人和女人总是马不停蹄地相爱，轻而易举地辜负，不知不觉地陌路。男人分两种：除了性无能，就是爱无能。除了这两者，只剩下老弱妇孺。



第二章 谁不想偕老白头

在刑警队大院下车，看着几个刑警队员押着粉红女郎进了审讯室。李梦洁领着神思恍惚的关美琳，打开了办公室门，扶着她坐下，打开饮水机，待绿灯闪亮时，拿出消毒柜里的玻璃杯子倒了水和茶叶，放在关美琳面前。

关美琳是普通人，普通人的一切思考不会记入经典，只会坠落红尘，在土地上滋生一份不被世人瞩目的苔藓。她没有任何回家的念头，虽然有失而复得的三岁宝贝儿子牵肠挂肚。明知道从余枫嘴里得不到她迫切想要的答案，即便得到，也未必真实。从戴上婚戒的那一刻，谁不想偕老白头？理想总是丰满，现实总是骨感！

关美琳狠心地在脑海里删除儿子童童的笑脸，她要在这里等候审讯结果，要在第一时间得到关于儿子被绑架的真实答案。

屋子里窗明几净，墙角的凤尾竹盆景翠绿欲滴，生机盎然。关美琳吹开茶叶喝了一口茶，放杯子的声音很响。李梦洁打了一个电话，稍许，一个年轻警察进来，顺便把一份材料放在桌上：“这是昨天涉嫌拐卖案的报告，大队长要你过目。”

李梦洁黑亮的眸子在灯光里流转：“突击审问涉嫌绑架儿童的女犯，我等结果！”

刑警队员声音爽利：“是，队长。”转身出去，脚步声在走廊里慢慢变成渐弱音。

一直不语的关美琳望着女友，明眸迷离、蒙眬，弥漫着水雾：“李梦洁，你前年主动请缨去汶川抗震救灾，算是去对了。现在接受队员们的请示、汇



报，感觉挺好吧？我那时要不是因为童童，也自告奋勇去了。若是‘光荣’了多好！那就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”

李梦洁瞳孔紧缩，在扩张的瞬间，思绪复原：“关美琳啊，你甭胡思乱想！破罐子破摔是不明智的选择。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，没有资格走的人最好不要走，否则要回头时，这个位置已经被人占去。小女人嘛，可以使小性闹闹小脾气，权当发泄。男人，都难免有些七七八八的。什么时代了，找个‘贞操’男比找个处女还难。聪明女人们大都睁只眼闭只眼。若都较真起来，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都不存在了。这话可能你都听腻了：一等男人家外有家，二等男人家外有花，三等男人花中寻家，四等男人下班回家，五等男人妻不在家，六等男人无妻无家。你本来就应该清楚的，你家男人又不是后三等男人。”二十七岁的李梦洁在抗震救灾中荣立二等功，破格晋升为江华市刑警队第四支队队长。要说没有一点荣耀、成就感，那是假话。不过，李梦洁知道革命尚未成功，还要不懈努力。她工作的出色就像她的歌喉。学生时她是公认的百灵鸟、金嗓子。江华市业余歌手大奖赛，她曾得过特等奖。

关美琳低头，无语，眸光沉寂，任时光之手拉着进入心底的纠结：曾经多少次他关机的时候就有电话打到家里，她一接电话对方就挂断。在她面前，他每次接电话都匆匆地“好了”、“行了”便挂机。手机像绝世宝贝，即使洗澡时也到洗澡间才脱衣服，把它们装在一很大的塑料袋里。平时，那手机就是贾宝玉的通灵宝玉，离了身就会丢魂似的，从来不让关美琳碰触，碰触就会犯忌。她只能把疑惑及由此繁衍的种种情绪放进心底，面上不动声色。但那杂乱的心绪如同群蚁，总会出其不意地爬满心底。记得有次他换了部款式新潮的手机，关美琳一见就忘了“犯忌”，随手要拿来观赏。余枫就熊小孩子似的：“你别碰！”关美琳伸出一半的手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就又缩回来。他不让她碰手机就如古代的“嫔妃不得干预朝政”那般天经地义。每当烦愁来袭，她总迫使自己想象生活中的鲜花，可鲜花时时被丛生的蒿草遮蔽。在他应酬不归时，她辗转在宽大的床上难眠，总是不由自主地思量人们广泛谈论的男人外遇问题；甚至白天坐在办公室里，“小三”也成了被她描摹来去的彩绘图像，如同挂在天上的太阳，明晃晃地刺人眼目又难以触摸，既有存在的道理又很不可思议。

余枫已四十多岁。据说这个年龄的男人更喜欢年轻女人。可她想自己才